

朱子全书

朱子全书

淵鑒齋

御纂朱子全書卷十七

論語八

先進第十一

先進於禮樂章

問先進於禮樂。此禮樂。還說宗廟朝廷以至州閭鄉黨之禮樂。曰。也不止是這般禮樂。凡日用之間。一禮一樂。皆是禮樂。只管文勝去。如何合殺。須有箇變轉道理。如今日事都恁地侈靡。某在南康時。通

上位書啓。只把紙封。後來做書盥。如今盡用紫羅背盥。內用真紅。事事都如此。如何合殺。問孔子又云。吾從周。只是指周之前輩而言。曰。然。聖人窮而在下。所用禮樂。固是從周之前輩。若聖人達而在上。所用禮樂。須更有損益。不止從周之前輩。若答顏子爲邦之問。則告以四代之禮樂。問如孔子所言。禮與其奢也。寧儉。喪與其易也。寧戚。又云。禮云。禮云。玉帛云乎哉。樂云。樂云。鐘鼓云乎哉。此皆欲損過就中之意。曰。固是。此等語最多。又云。觀聖人

意思。因見得事事都如此。非獨禮樂。如孟子後面說許多鄉原狂狷。亦是此意。鄉原直是不好。寧可是狂底狷底。如今人恁地文理細密。倒未必好。寧可是白直粗疎底人。語類

從我於陳蔡章

問從我於陳蔡者。皆不及門。曰。此說當從明道。謂此時適皆不在孔子之門。思其相從於患難。而言其不在此耳。門人記之。因歷數顏子而下十人。并目其所長云耳。

問德行不知可兼言語文學政事否。曰。不消如此看。自就逐項上看。如顏子之德行。固可以備。若他人。固有德行而短於才者。以上語類二條回也非助我章

舊曾問李先生顏子非助我者處。李先生云。顏子於聖人根本有默契處。不假枝葉之助也。如子夏乃枝葉之功。語類

顏路請子之車章

問注以爲命車。何以驗之。曰。禮記言大夫賜命車。語類

問顏淵死。孔子若有財。還與之椁否。順之曰。不與。喪稱家之有無。顏淵家本無。則其無椁。乃爲得宜。孔子若與之椁。便是使顏淵失宜。孔子必不肯。蓋椁者。可有可無者也。若無棺。則必與之矣。曰。孔子若有財。必與顏淵爲椁。蓋朋友有通財之義。况孔子之於顏淵。視之如子耶。所謂喪具。稱家之有無者。但不可以非義他求耳。答石子重
○文集

門人厚葬章

門人厚葬。是顏子之門人。不得視猶子。以有二三子

故也。歎不得如葬鯉之得宜。此古注說得甚好。又

簡徑。

語類

季路問事鬼神章

或問季路問鬼神章。曰。事君親盡誠敬之心。卽移此心以事鬼神。則祭如在。祭神如神在。人受天所賦許多道理。自然完具。無欠闕。須盡得這道理。無欠闕。到那死時。乃是生理已盡。安於死而無愧。

問人鬼一理。人能誠敬。則與理爲一。自然能盡事人。事鬼之道。有是理則有是氣。人氣聚則生。氣散則

死。是如此否。曰。人且從分明處理會去。如誠敬不至。以之事人。則必不能盡其道。況事神乎。不能曉其所以生。則又焉能曉其所以死乎。

亞夫問未知生焉知死。先生曰。若曰氣聚則生。氣散則死。纔說破。則人便都理會得。然須知道人生有多少道理。自稟五常之性以來。所以父子有親。君臣有義者。須要一一盡得這生底道理。則死底道理。皆可知矣。張子所謂存吾順事。沒吾寧。也是也。或問季路問鬼神章。曰。世閒無有聚而不散。散而不

聚之物。聚時是這模樣。則散時也是這模樣。若道孔子說與子路。又不全與他說。若道不說。又也只是恁地。

問伊川謂死生人鬼一而二。二而一。是兼氣與理言之否。曰。有是理則有是氣。有是氣則有是理。氣則

二。理則一。

以上語類五條

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。則事鬼之心。不外乎此矣。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。則生之有死。可得而推矣。夫子之言。固所以深曉子路。然學不躐等。

於此亦可見矣。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

氏之旨。失其本意遠矣。

答廖子晦

問子路問事鬼神一章。誼謂由聚散故有生死。由幽

明故有人鬼。而所謂理則無有聚散幽明之異也。

學者求盡乎理可也。盡乎事人之理則鬼神之理

不外是。知其所以生則死之理可見。亦卽其著見

者而致其知實其行而已。不然將求諸恍惚茫昧

之域。終亦不知焉耳矣。曰亦善。然事人之道未易

盡。所以生者亦未易知也。

答方賓王。以上文集二條

朱子全書卷十一
閔子侍側章

冉有子貢侃侃如也。侃侃剛直之貌。不必泥事迹。以二子氣象觀之。賜之達。求之藝。皆是有才底人。大凡人有才。便自暴露。便自然有這般氣象。閔子純於孝。自然有闇闇氣象。

闇闇是深沈底。侃侃是發露圭角底。行行是發露得粗底。

問闇闇行行侃侃皆是剛正之意。如冉求平日自是箇退遜之人。如何也解有此意思。曰。三子皆意思。

大同小異。求賜則微。見其意。子路則全體發在外。閔子則又全不外見。然此意思亦自在。三子者。皆有疑必問。有懷必吐。無有遮覆含糊之意。曰。豈非以卑承尊。易得入於柔佞卑諂。三子各露其情實如此。故夫子樂之。曰。都無那委曲回互底意思。問閭閻行行侃侃。曰。閔子於和悅中。却有剛正意思。仲由一於剛正。閔子深厚。仲由較表露。問子路不得其死。然曰。然者未定之辭。聖人雖謂其不得其死。使子路能變其氣習。亦必有以處死。

或問子路死於孔悝之難。死得是否。曰。非是。自是死得歟。出公豈可仕也。又問若仕於孔悝。則其死爲是否。曰。未問死孔悝是不是。只合下仕於衛。自不是了。况孔悝亦自是不好底人。何足仕也。子路只見得可仕於大夫。而不知輒之國非可仕之國也。問孔門弟子多仕於列國之大夫者何故。曰。他別無科闕。仕進者只有此一門。舍此則無從可仕。所以顏閔寧不仕耳。

子路死孔悝之難。未爲不是。只是他當初事孔悝時。

錯了。到此不得其死。衛君不正。冉有子貢便能疑而問之。有思量。便不去事他。若子路粗率。全不信聖人說話。必也正名。亦是教子路不要事衛。他更說夫子之迂。若由也不得其死。聖人已見得他錯了。但不如鳴鼓攻之。責得求之深。雖有不得其死及正名之說。然終不分曉。痛說與他。使之知不要事孔悝。此事不可曉。不知聖人何故不痛責之。以上

語類
六條

問和也。子貢問師與商也。章

問師也過商也不及。看過與不及處。莫只是二子知見上欠工夫。曰。也不獨知見上欠。只二子合下資質。是這模樣。子張便常要將大話蓋將去。子夏便規規謹守。看論語中所載子張說話。及夫子告子張處。如多聞闕疑。多見闕殆之類。如子張自說我之大賢與。於人何所不容。我之不賢與。人將拒我。如之何其拒人也。此說話固是好。只是他地位未說得這般話。這是大賢以上聖人之事。他便把來蓋人。其疎曠多如此。孔子告子夏。如云無爲小人。

儒。又云無欲速。無見小利。如子夏自言可者與之。其不可者拒之。小子當洒掃應對進退之類可見。又問參也竟以魯得之。魯却似有不及之意。然曾參雖魯。而規模志向自大。所以終能傳夫子之道。子夏合下淺狹。而不能窮究道體之大全。所以終於不及。曰魯自與不及不相似。魯是質樸渾厚意思。只是鈍不及底。恰似一箇物事欠了些子。語類

柴也愚章

吳伯英問柴也愚。因說柴嘗避難於衛。不徑不竇。使